

江東又有梅禹金崐嶮奴一劇

亦推敵手文長措開毒眼提出



熱腸不惜為梅郎滴水滴凍徹

頭徹尾刮磨點竄一番知者謂

梅郎翻出骨董不知者謂老子



換奪行市眉道人曰此崑侖奴  
非仙非鬼粘附兩人肉上故暗  
使梅郎舌頭有骨徐老子筆頭  
有眼更喜得劉秀才手中有刀  
重向劒俠場中轟轉爆一聲霹靂  
但恨虬髯翁挿入南詞悶殺英  
雄如雷霆作嬰兒啼相似誰人  
出頭補此敗闕請為我拈一瓣  
香問之臨川湯海若氏

眉公陳繼儒





古陵蔡翦書



題詞

此本於詞家可占立一脚矣殊



藏本

爲難得但散白太整未免秀才

家文字語及引傳中語都覺未  
入家常自然至於曲中引用成



是言  
句白中集古句俱切當可謂挈  
風槍雨手段

閱南北本以百計無處着老僧  
棒喝得梅叔此本欲折磨成一  
菩薩儻梅叔聞之不知許我作  
一渡彼岸梢公不王方平有云  
吾鞭不可妄得也一笑一笑

梅叔昆侖劇已到鵲竿尖頭直  
是弄把戲一好漢尚可攬掇者  
直撒手一着耳語入要緊處不



是言  
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  
警醒此纔是好水碓不雜一毫  
糠衣真本色若於此一慝縮打  
扮便涉分該婆婆猶作新婦少  
年閔趨所在正不入老眼也至  
散白與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真  
不可着一文字與扭捏一典故  
事及截多補少促作整句錦糊  
燈籠玉相刀口非不好看討一  
毫明快不知落在何處矣此皆



是言  
本色不足仗此小做作以媚人  
而不知誤入野狐作矯冶也

牛僧孺幽怪錄有張老傳張老  
仙人也有僕曰昆侖奴梅君述  
昆侖奴爲仙人矣何不用此以  
証云在張老時已爲僕幾時矣  
今復謫此則益爲有據雖皆是  
說謊中都有來歷况張老說是  
梁天監中人

古秦田水月



題辭

唐人好爲傳奇崑侖特以俠著宣城梅禹金嘗譜入  
樂部吾師徐文長先生復加潤色手墨尚新友人劉  
迅侯業授梓以傳好事者而出以示余禹金於詞故  
擅文辭一家俊手先生稍修本色其中更易字句詎  
以攻瑕抑多點鍊淄澠之較不啻蒼素具眼者當亟  
下一擊節也已

萬曆乙卯首夏五之日琅邪王驥德書於方諸館



昆侖奴傳奇自題

汝南梅鼎祚著

太乙生好覽外家言、至昆侖奴傳、憮然自失矣、噫嘻、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信夫、惟時上巳、二三同人、修禊于宛、酒間屬余、衍爲樂府、以佐觴政、系曰、自荆卿刺秦王、不中以死、而惜者、曰其不講于劍術也、後多用劍術顯者、若昆侖奴、亦其人、或以本莊生、繆悠、此傳之屬、志怪耳、余少而談劍、然未有所遇、年十七、八、見劉大司馬、聞容言、曾中丞、規河套、時兩道人、事甚奇、



昆侖如自是  
劔亦誠有術。余獨有味乎昆侖之爲人。則以其不難  
爲人奴也。猶難之難。圯上老人授子房一編。怒期之。  
其最後辱以履。此其意蓋大較可想云。夫彼一品者。  
始以其奴易。而卒不可易。今世稍見尊。輒能以易。士  
士卽賤。乃不奴若也者。心悲之。此傳稱一品家。而別  
編直稱汾陽。豈傳諱耶。汾陽其盛聲色。以自汗紅綃。  
一歌伎本同、護紅爲處、子不當御。且若茲類者。先頗著諱。何所用也。  
其置勿問。固大度。欲以昆侖而名爲天下除害。抑其  
體然。余竊異夫。以汾陽之賢。不內悔。俾此人終不錄。  
而又不克除。徒持兵自衛。余故略貶褒之。傳以十餘  
年後。昆侖覆賣藥。雒陽市中。古所爲劔仙者。謂其術  
精。遂可以冲舉。果然乎。是余亂之指也。亂卒章也  
萬曆甲申三月六日書于鄰塚軒竹下



昆侖奴本傳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勛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伎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伎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伎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伎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伎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伎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



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  
回顧伎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  
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  
減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  
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  
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昆侖磨勒顧瞻  
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  
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  
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  
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  
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  
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  
曾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  
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邪磨勒笑曰後  
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  
品宅有猛犬守歌伎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  
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  
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



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踰十重垣，乃入歌伎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伎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唸詩曰：淡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皇。侍衛皆寢，隣近聞然，生遂掀簾而入。姬嘿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嘿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綉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



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鑰甚嚴，勢似飛躡，寂無形迹。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禍患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憇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湏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憇，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藝苑卮言云：楊司空素出見客，挾侍姬紅拂，因奔李靖。郭太尉子儀出見客，亦挾侍姬紅綃，因奔崔氏。一見虯髯客，一見昆侖奴，傳二人又皆劍俠也。

藝林伐山云：磨勒傳紅綃，伎軸簾延客入，軸簾言捲。



之如軸也

昆侖奴



汝南梅鼎祚禹金編

會稽王驥德伯良訂

山陰徐

渭文長潤

山陰劉雲龍迅侯校

總目

西江月千里空群冀北十年任俠江東誰能肉眼識  
英雄且作癡呆朦朧○生計迷花縱酒新詞弄月嘲  
風試聽換羽更移宮可道人奴沒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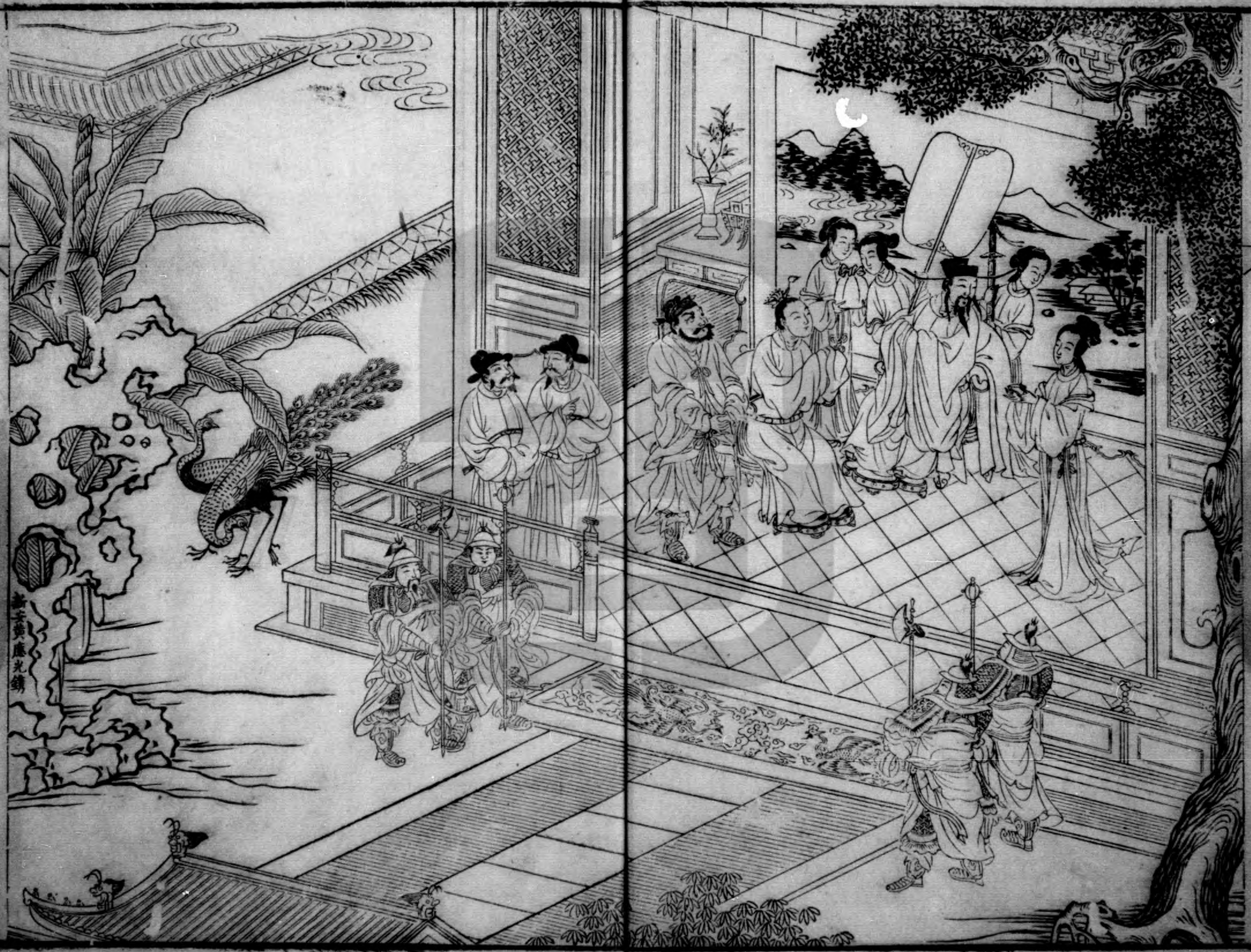
汾陽王重賢輕色

紅綃伎手語情傳

崔千牛侯門作婿

昆侖奴劔俠成仙





新安黃應光鑄



第一折

未扮郭令公金襴頭紅袍衆引旗戟女侍執劔拂旦  
扮紅綃衣紅上白建節東行是舊遊安危須共主君  
憂郡人重得黃丞相上客親隨郭細侯下官姓郭名  
子儀華州鄭人也本以武舉起家累擢永清軍使天  
寶十四載倒、句、是、北、縣、反了安祿山這廝潼關直入聖駕西遷某  
家爲靈武太守兼領朔方節度與李太尉光弼等奮  
義勤王揚兵擣賊幸得兩京克復九廟不移蒙聖人  
錄某微功旣拜中書令又封汾陽王親在肺附之間

班列諸侯之上只是一件某聞得天忌多取位極身  
危况且魚朝恩程元振這一輩小人妬賢嫉能如鬼  
似蜮某便做上書乞骸角巾歸第亦有何難只爲那  
患難初平國家未定某是箇安劉周勃怎做得辟穀  
留侯以此多買些歌兒舞女暫且圖暮樂朝歡聊學  
那王翦置田蕭何請苑人都道俺窮奢極欲那知是  
明哲保身這幾日體中不快早已分付女侍們排宴  
親仁里甲第中叫牙門官如有緊急軍情及俺通家  
子弟謁見方許通報其餘權寄下者雖不是避賢初



罷相可一似樂聖且啣杯下生扮崔千牛金束髮冠  
紅袍上白東風吹柳萬條斜望見歲稔舉翠華十二  
街中春色徧蓬萊闕下是天家自家博陵崔生者是  
也某父天寶中曾備顯察因叨門蔭得任千牛之職  
彎弓執戟強似楯郎繡服花冠忝親宿衛年方及冠  
尚無妻室終鮮兄弟見今汾陽王郭令公與某父舊  
係同僚正是通家這幾日聞得他身子不快某承命  
親去問安且待昆侖奴到來好伏侍着走一遭也外  
扮昆侖大帽青衣上白裘馬誰爲感激人豈論青劍  
與風塵五湖歸去孤舟月再到天台訪玉真某崔府  
昆侖奴磨勒者是也本結仙胎旁通劍術驅神役鬼  
出有入無只爲那塵緣未盡薄謫難辭就托迹在崔  
老爺家做箇蒼頭見今伏侍他郎君在此儘着他墜  
鐙執鞭少不得負薪汲水正要忍辱纔是鍊魔直等  
到主恩少報限期已滿方可脫身再圖証果這幾時  
像是有箇機括了郎君早間說要見汾陽王湏索隨  
行者迤邐行來你看是好一箇長安也呵

仙呂點絳脣百二咸京無疵稍板赤符膺命懸金鏡海晏河清



北極皇輿正俺唐朝建都關中到玄宗皇帝開元年  
間真箇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後來那妃子專寵姦臣  
擅權弄得好一場大亂也

混江龍累朝全盛忽漁陽鼙鼓動華清玉環山下鬼  
鐵騎震西營這郭令公呵特地親提靈武駕從天忽  
下朔方兵此以下排比十四句太文稍板却無疵真箇是戈揮太白劍掃攬槍眼標銅柱臂

奪金城把乾坤再整日月重明崔朝廷却也報得他  
厚了崑命到如今旗常姓勒帶礪功成蟬貂成隊麟

閣圖形旌門列戟珠履盈庭雕房瑣闥繡褥銀屏則  
聞的鷲鷲夾座鬧春聲又則見貔貅校獵傳秋令受  
用些驕花寵柳鼓瑟吹笙這是郭令公府前了早見  
他升堂也郭領衆及紅綃上春光又入上陽間日繞

龍鱗識聖顏莫是長安行樂處紫宸朝罷綴鴛鸞這  
幾日病起入朝方纔歸府牙門官有客見訪好生通  
報崔牙門官可通報故人之子崔千牛求見衆呀不

勞下顧前日俺老爺因病辭客有箇牛仙客老爺來

評有趣

拜俺見老爺門對上道院迎仙客書堂引相儒以此  
就報老爺大怒說是你那牛字怎的說細打一百如



今你叫做崔千牛就當打一千了你改做崔千馬罷  
崔却不道以牛易馬衆我且盤你一盤是水牛是火  
牛你身穿紅一定是火牛了崔道不得利欲驅人萬  
火牛衆說起萬牛一發不敢報了崔咳好一箇阻賢  
的牙官可惱衆你嘆氣也沒用可知道丙吉丞相不  
問牛喘哩昆一發諱話俺自去進報衆少待報介  
郭這崔千牛是我同僚之子快請進來見拜介崔左  
轄頻虛位郭殊恩且列卿崔故人何寂莫郭夫子獨  
聲名女侍們看座兒請郎君坐者崔昆昆奴磕頭郭

老爺郭這昆昆奴叫做什麼名字昆

油葫蘆俺磨勒是昆昆一箇名便謹依闕外將軍令  
做搶跪科曲着躬聲喏在公庭郭紅紅綃以甘露和在

絳桃爲崔生點茶者紅綃擎碗進崔科昆奴好主人  
筵上無鐘鼎小妮子堦下傳香茗背科那寮案的禮  
不周這子弟的心自省又不是夜寒有客來乘興却

將那竹爐火當宜城崔揖科小姪告辭郭郎君閒暇

湏時常相訪莫棄嫌老夫也紅紅綃可代我一送女侍  
們把這筵席擺在後堂去正是賓至下塵榻憂來命



綠尊下紅綃私白看那生才貌雙全聲如金石舉止  
安詳儀容清雅是個好好托終身的我且做些手勢與  
他他敢怕有穎悟也不見得崔郎老爺命我送你出  
院哩做出三指三反掌指曾前鏡子科崔郎記取正  
是傳聲三語椽要嫁一心人下崔我好悶也昆侖

天下樂你累世通家說李膺交情待怎生把龍門却

將來做夢登這郭令公還是厚哩古人道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今世的人誰不如此

問黃公壚畔言聽山陽遂裏聲都變做鶯花三月景

崔且回書院去者悞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

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咳好悶人也

做坐科昆侖

那吒令你坐瑤臺露凝敢只為烏啼的酒醒崔做臥

科你臥蒼苔月明敢只為花飛的夢縈崔做淚科你

忽蘇蘇淚零湏不是傷春的病症看你門裏面却挑

心蟲兒底還添皿那些箇防意如城崔你是箇廝養

們蒼頭輩只好做酒囊飯袋圖它些醅酌膨脝那曉

得我心中事來昆侖



鵲踏枝

你道是廝養們不聰明扭捏到膨脹蒼頭輩忒膨脹一字要背身

科可知俺駕霧騰空十年來變姓埋名俺曉得多是

為那送出院的人了向來昆侖曲白並太文太用你快心兒把昆侖的索倩這差

科非關是走馬擎鷹郎君豈不聞蟻可測水馬能識

途深學問便把他埋藏意思不對黃帝順風以拜童子孔聖辨日乃屈小兒你要甚

的來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不拘遠近老奴必能為郎

君致之崔呀我誠皮相那識異人我試說與你早間

郭令公着那紅綃送我出院我回頭一顧他袖出三

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曾前小鏡子道是記取記取

這明明是有心於我了那手語却怎生說來他做得

諷既切而羊裘龍尾對又天然却又不宜對奴輩說龍尾的莊姬我到不能為隱羊裘的文仲好悶人

也昆侖此小事耳有何難曉出三指者它宅中有十

院歌姬此乃第三院也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

五日之數也胸前小鏡子者說那十五夜月圓如鏡

叫郎君來也

寄生草它暗約着三更棗尚留着五夜燈崔這都是

了可喜可喜你有何妙計達得我心事會得他一面

麼昆侖這有何難俺就負郎君去泛扁舟索助西施



興跳高牆不數韓郎勁離秦樓好共蕭娘訂崔既去  
得就要去那玉樓人等得苦也昆侖郎君耐性他宅

中有猛犬守着院門常人若入必定咬死這犬其警  
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殺  
不得此犬哩你只知道玉樓人倚杏花天可知怕的

是金鈴犬吠梧桐徑崔好斷腸的事也昆侖

么篇你小可的腸都斷那紅綃也恨越增這些時金

缸帶壁芙蓉靚螺鈿匣鏡玻璃淨鮫綃漬淚珍珠迸

若不是老蒼頭喝采去成功就想殺軟紅綃只擔雪

干填井崔你則這等去敢帶些器械麼昆侖俺自有

打扮做戎裝懸鎚掛鏡佩劔科

煞尾腰懸着百鍊鎚臂掛着雙文鏡袖三尺青蛇爛

爛寫太乙神名頭上頂崔好打扮百鍊鎚流星在手

雙文鏡皓月當宵太乙神定相顯助三尺鐵誰敢爭

鋒是好一箇昆侖也我要怎的去好昆侖郎君但請

深青絹兩疋爲製束身之衣窄裁衣時樣深青崔這

好險莫不決撒也昆侖寬放膽斗來大逞試看俺虛

飄飄出入似無人境你加些志誠俺圖些僥倖好和



反成就了、你錦前程、

第二折

紅綃上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  
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皇妾乃郭令公家歌伎紅  
綃是也見居第三院內兩日前那崔千牛來見我老  
爺我送他出院去曾做些手勢教他十五夜乘着月  
色會我院中如今正是十五夜了但不知這啞謎兒  
他可參得透況且又重門峻壁就插翅也飛不來哎  
我這半腔春恨滿腹離愁都付一聲長歎也昆侖上